

当诺奖作家遇见李白

# 译者余泽民谈拉斯洛的中国情结

贺文春



“拉斯洛问我，李白的那首诗叫什么来着，描写一个男人依依不舍送别另一个男人。”余泽民诙谐的叙述，引得听课的我们轻笑起来。余泽民是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撒旦探戈》的译者，他把凯尔泰斯·伊姆雷、拉斯洛等匈牙利著名作家约二十部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因此获得了“匈牙利文化贡献奖”，可以说是中匈文学交流的重要桥梁。2025年10月21日，余泽民应邀来到湖南毛泽东文学院，为湖南省第二十四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授课。

“他的作品极具感染力且富有远见，在末日般的恐怖氛围中，重新彰显了艺术的力量。”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的颁奖词

厚重而热烈。但在此之前，我对拉斯洛真是一无所知，也无缘认识余泽民这位大翻译家。听了余泽民教授的讲述，我才知道余泽民和拉斯洛、拉斯洛和中国文化之间竟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他们两人友好交往、相互成全的故事事实是在中外文学史上的佳话。

在匈牙利，姓名习惯是姓在前名在后。拉斯洛是名，一般只有好朋友才能称呼“拉斯洛”。但我们为了表达方便，也跟着余泽民称他“拉斯洛”吧。

“如果说我是中匈文化的桥梁，那么拉斯洛也是我们的桥梁。”余泽民回忆着他他和拉斯洛三十多年的交情。1993年，二十六岁的余泽民身上带着一张三级厨师证从莫斯科辗转来到了匈牙利。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在突遇变故无处可去的时候，他遇到了人生路上的“贵人”——海尔奈·亚诺什。海尔奈微笑着收留了他。不久，拉斯洛来海尔奈家做客，余泽民为他们做了美味的中餐。海尔奈是一位极有眼力的人，他悄悄地对余泽民说：“如果我没有看错，拉斯洛应该是匈牙利未来排名前三位的文学家。”而当时的拉斯洛在匈牙利文坛才刚刚露头。这是拉斯洛第一次见到余泽民，第一次吃到他烹制的中国味道。余泽民的出现，使拉斯洛异常兴奋，他似乎觉得可以开始他的计划了。拉斯洛毫不犹豫地把他余泽民接到了家里，吃住全都免费。作为回报，余泽民在拉斯洛朋友们来家里聚会的时候，精心为大家制作中餐，拉斯洛以此为荣。这种情况直至2004年，余泽民开始翻译拉斯洛的文学作品，他们成了合作者。

在拉斯洛家里，余泽民刻苦自学

匈牙利语。不到一个月，余泽民开始能用匈牙利语言和拉斯洛聊天了，这才知道拉斯洛早在1991年就来过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记者发出邀请，欢迎访问中国，了解和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个商业委员会的安排下，拉斯洛顺利地来到了中国。“我被震惊了，那是和我生活过的全然不同的世界。”拉斯洛讲述了他的中国感受，他对余泽民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他1991年来中国后，参观的线路都是主办方安排的。他认为隔着了一层毛玻璃看到了中国，不过已经很高兴了。然后他谈起了李白的《赠汪伦》，这当然不是随意，李白和唐诗在他心中应该憋了好久好久。“一个匈牙利人和你讲李白，那自然是奇葩轻松的事情了。”余泽民的幽默又一次逗笑了我们。

毫不怀疑，大诗人李白是二人友谊的介绍人。谈起李白，拉斯洛像找到了知音似的问这问那。原来他早年读过一本中日诗歌翻译本，里面有李白的诗，一读就迷上了，于是想翻译更多的中国古诗给匈牙利人阅读。他计划要沿着李白游学的路线走上一圈，余泽民吃了一惊，想不到唐诗在这个外国作家心中有如此魅力，答应陪他再次来中国。

1998年5月，拉斯洛终于实现了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余泽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在北京，拉斯洛住在余泽民妈妈家里，和余泽民的妈妈、舅舅、弟弟相处甚欢；他似乎很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甚至迷上了京剧。

中世纪的匈牙利，大致是李白的时

代，匈牙利人正在流浪和迁徙的途中，还没有建国。而盛唐的中国，诗人们已习惯于喝酒、唱歌、舞剑的太平日子了。对比之下，拉斯洛觉得中国诗人太浪漫了，忍不住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好丘”。他坚信翻译唐诗的伟大意义，的确，他翻译的中国诗歌影响了匈牙利几代人。

拉斯洛非常赞赏和感谢余泽民的翻译作品，2017年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关于翻译，请允许我表达与我的所有译者内心的共鸣，现在首先是与余泽民的共鸣，我相信他的翻译。我这话的意思是说，我相信他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工作。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了格外赞美的话语，说中文的《撒旦探戈》是多么的好。我必须在这里说一句实话。这部《撒旦探戈》，你们在中国读到的这本书是他的作品，不是我的。中文《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他写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中文词汇，这些词都是他选择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语句结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的新的风格！如果你们喜欢这本书，无论谁喜欢这本书，我请你们转向余泽民，向他祝贺。”这是作家与译者的情谊，这是两位好友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勉励。

拉斯洛深受《道德经》启发，称其为“终极智慧”。其代表作《撒旦探戈》被匈牙利电影大师贝拉·塔尔改编为同名影片，借鉴了中国宋元山水画的构图理念，《西王母下凡》则巧妙地融合中国道家故事、佛教、戏剧等元素。中国文化带着丰富多彩的元素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我想，拉斯洛的中国情结里除了和余泽民的深厚友谊，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景仰与向往。

读有所得

## 用古典诗意 抒写现代情怀

——评胡代松近体诗词集《书剑行吟》

辜建格



胡代松的近体诗词集《书剑行吟》(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甫一问世，便以其诗词、书画、鉴赏三者合一的独特风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以生活为泉，以真情为笔，以时代为背景，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成功抒写了麻辣滚烫的现代情怀，其艺术性、思想性特色极为鲜明突出。

用鲜活细节  
呈现生活情趣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其《诗论》中强调：“诗的生命在情趣。”胡代松深谙此道，他在《论诗》中直言：“文辞声律终毫末，意趣真时品自高”，这是他创作理念的写照，充分表达了他的审美情趣。他的诗词根植于生活，注意捕捉细节入诗，鲜活真实，自然成趣，具有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言之有味，听之可爱。

他写童年生活的《鸪鸽天·童趣》：“最忆家乡院落东，无猜发小自来疯。网蝉捕鸟追萤火，洒水摸鱼捉甲虫。掐藕带，采莲蓬。童声稚语绕山冲。阿娘来唤何曾见，没入连天荷叶中。”整篇是对乡下童年生活的细节还原，有声有色，童年的欢愉，母亲的慈爱，扑面而来。

他写在老家乡下的生活，乡风淳朴，记忆犹新，《鸪鸽天·醉荷》把酒言欢的“板凳竹床庭院东，邀朋唤友醉荷风。民生国计茶三盏，里短家长酒两盅”，生活之趣，跃然纸上。《分韵得“轩”字》写村居闲寂的夜晚生活：“村僻古风存，人来犬豕奔。稻香飘野径，云影入清轩。春夏勤耕耨，秋冬乐捧樽。夜长无所事，灯下逗慈孙。”这些诗词，既保持古典诗词的凝练特征，又赋予现代生活的真实质感，让诗词的文学性得到升华。

用质朴语言营造诗情画意

近体诗词的灵魂在于诗意与意境，现代有些诗词千人一面，语枯词穷，意境空洞，让人拒绝阅读。诗情画意营造离不开语言、修辞的构筑，意象的组合，需要反复推敲与耐心锤炼。胡代松的诗词极少用典和生僻字，他擅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平易近人，耐人寻味。

他写思念家乡，《甲辰清明回乡祭祖》：“游子客中远，家山梦里寻。但期年静好，默祷祖宗荫。”《丁酉中秋回乡偶感》：“碧波滚滚天边渡，远岫层层画里横。谁道桃源无再觅，心灵安处是家乡。”这些语言平白如话，展现出游子对家乡的怀念，扑面而来的乡愁，情感深沉隽永。

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呼伦贝尔之莫日根河》写莫日根河之美，“莫日根河秀，柔蓝映宇穹。一心环草甸，何用问西东”，简洁明快，一幅壮丽的草原画卷铺展在读者眼前。《参观矮寨大桥》描绘雄伟工程，歌颂时代风采：“大桥飞架彩云边，贯越湘渝万壑连。路隐雪峰千嶂里，径旋苗寨百村前。朝牛交警堡旁立，极品工人索上悬。喜见葱茏今日现，脱贫旧梦一朝圆。”平实质朴的语言，几乎不加修饰的白描手法，正是元好问所称赞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用细腻情感彰显人文温度

有人曾说：“感情是诗人天性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胡代松对此也有充分的认知，正如他在收入本书的近体诗亦应当拥时代情系人民”一文中所谈到的：“诗之为诗，情之所至，发之笔端而已。”他的诗词具有真实细腻、诚挚诚恳的情感表达，彰显出丰富的人文温度。

他用致敬古人、伟人的宏大叙事，抒发强烈的家国情怀，《观看纪录片〈走近毛泽东〉感吟》：“虽称教胆气横，镰锤马列挽将倾。数篇语录平天下，一世为民铭古情。”《观看影像话剧〈北京法源寺〉》中的“昏睡雄狮终唤醒，皆因志士殉黎民”则抒写对历史上仁人志士的敬佩之情，拳拳报国之心清晰可见。《悼袁老》写袁隆平先生穷尽一生研究杂交水稻，形象朴素而伟岸，体现诗人的敬仰之情：“草帽芒鞋素汗巾，分明乡野老农人。但求百姓三餐饱，竟得嘉禾一梦真。步履匆忙忙富贵，襟怀坦荡乐清贫。英魂归去山河恸，忍顾星城热泪涔。”

作为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诗人，他也有不乏抒发个人情绪的诗词，《偶感》中“欲说无寻处，甘为水上鸥”，《咏蝉》里“不恋安闲所，唯求自在身”，《丁酉中秋桃花源行二首》写“只要心中存净念，人生无处不桃源”，这些个体生命体验的诗词诗句，透露出一种对人生的透彻感悟。

用直白表达紧扣时代足音

胡代松自觉赓续“诗言志”传统，他的诗词主题鲜明，思想性强，充满深邃的理性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他倾力优秀文化传承，在《岳麓赏枫》里对湖湘文化守正创新大加礼赞：“湘江北去余波远，吾道南来正日中。”他本是一个书生，投笔从戎，金戈铁马，壮怀激烈，在军队系统工作了几十年，这在他的诗词里自然也留下深深的痕迹。《从军记怀二首》：“书生何幸带吴钩，弹剑吟诗岁月稠。”《忆江南·平生愿》：“平生愿，塞上展雄姿。携笔从戎提劲旅，吟诗仗剑取仇魁。谈笑凯歌回。”《唐多令·枫落古桐黄》里豪情万丈：“书剑觅担当，长歌作楚狂。”这些诗句尽显报国壮志。

他借古喻今，在《听中央党校教授讲授〈资治通鉴〉与为政之道咏司马光》里感慨万千：“磊落胸襟未染尘，六经淹贯著齐身。砸缸故事传千载，通史煌煌少问津。”透过古人故事的隐喻，引导读者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思考，期望达成“资治通鉴”以史为鉴”的良性效果。他带着“书剑”“行吟”的诗词完美地与时代同频共振。

(本栏目由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10月9日，匈牙利当代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简称“拉斯洛”)荣获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这也为他的作品在国内的全面引进、出版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近日，拉斯洛的长篇小说《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书在中文世界首次出版。

### 进步还是轮回？ 文学家关注的哲学命题

拉斯洛是继2002年获奖的凯尔泰斯·伊姆雷之后，时隔23年，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表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一位伟大的史诗作家，他的创作风格贯穿了从卡夫卡到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中欧传统，其特点是荒诞和怪诞。”

1985年，拉斯洛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撒旦探戈》，自此蜚声文坛，入列匈牙利国内顶级作家行列。因其奇妙的结构与独特的语言风格，《撒旦探戈》成为文学史上最神秘的作品之一。拉斯洛的小说充满复杂的长句，“粘稠、缠绕，似火山熔浆涌流”，这也为翻译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而从主题上来说，拉斯洛的创作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的哲学命题展开，即“人类到底是在进步还是轮回？”《撒旦探戈》正是这一追问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对一个破败村庄中众生相的描绘，揭示了人类生存状态中的绝望与希望的轮回以及“恶的循环”。

译林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撒旦探戈》《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以及即将出版的《赫尔施特07769》，都由著名匈牙利语翻译家余泽民翻译。余泽民是旅匈作家，文学翻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特聘教授，被誉为“当代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而余泽民与拉斯洛也并非单纯的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更是相识三十余年的朋友。在翻译的过程中，余泽民与作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并基于匈牙利语及汉语的特点、读者的阅读适应性等考量对作品进行细致的翻译，精巧地呈现了原作的风格。

## 一个『被耗尽』的世界，一座当代文学的高峰

新晋诺奖得主新书《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中文版问世

黄和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内页图。

### 《撒旦探戈》的续曲，新作继续荒诞“等待”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被认为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杰作的巅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继《撒旦探戈》与《反抗的忧郁》后，该书再次带着读者回到了这座匈牙利小城，因此也被看作是《撒旦探戈》的续曲。

小说围绕着两条线展开。六十五岁的温克海姆男爵欠了一大笔赌债，在人生的暮年决定回到故乡，希望与少时的恋人玛丽卡重聚。城里的居民却误以为男爵带着巨额财富衣锦返乡，并打算

将这些财富捐献给小城。与此同时，一位在苔藓研究领域蜚声国际的教授却隐居在城郊荒芜之地的棚屋里，一面与监视着他的女儿做着无形的斗争，一面试图通过思想免疫训练让自己抵御“人类的无知”。壮观的场面不断上演，死亡和深渊若隐若现，直到最后厄运降临到毫无防备的小城镇居民身上。小说宛如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剧，拉斯诺以其极具代表性的复杂长句，描绘了一座匈牙利小城里的众生相。

译者余泽民认为，由于主题上的联系性与故事发生地的相似性，《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可以与《撒旦探戈》《反抗的忧郁》一起归为拉斯洛的“启示录三部曲”：“等待，既是拉斯洛文学的核心主题，也是在特定历史中东欧人(当然，包括更愿意称自己是‘中欧人’的匈牙利人)唯一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只能是等待，而不是行动，等待的结果是绝望与毁灭。”

在拉斯洛的前作中，尽管世界绝望，但总存在一个“无限”的维度，例如《撒旦探戈》中，“有无限的希望，但并不属于我们”。然而，在《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中，“无限”变得遥不可及，它对这个小镇毫无兴趣，小镇似乎已将自己完全封闭在“无限”的概念之外。教授试图通过“思想免疫练习”来彻底放弃思考，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后的防御——既然永远无法获得希望，那就选择精神上的自我了断。在一个宏大叙事已经瓦解的后现代，任何试图为生活寻找一解释和意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温克海姆男爵返乡》所展现的匈牙利小城中，居民的渴望被简化为对金钱的崇拜与对民族主义的狂热。与其说这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不如说这是一个“被耗尽”的世界。世界并未在物理意义上终结，而是在意义、真实性、崇高与希望上终结。

书评人大卫·奥尔巴赫认为，《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可能是拉斯洛最长、最有趣，也是最黑暗的作品。它并非其前作的“总结”，而是一种“完成”——它完成了左海对现代人类困境的彻底、黑暗、完整的诊断。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品的翻译、编辑和阅读均有难度，这是文学出版界的共识。译林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类作品并不一定能很快获得亮眼的市场销量，但从文学出版的尊严与多样性出发，出版作品坚持价值导向和长期主义，而不以市场为唯一导向，是此类高难度文学翻译项目得以存在和成功的根本。